



唐诗学书系之四

唐诗论评类编

增订本

下

陈伯海 主编
张寅彭 黄刚 编撰

书系主编 陈伯海



唐诗学书系之四

唐诗论评类编

增订本

下

陈伯海 主编

张寅彭 黄刚 编撰

书系主编 陈伯海

副主编

朱易安
查清华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流派并称论

流派并称综说

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，以法度一则也。

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，上入室杨乘，入室张祜、羊士谔、元稹，升堂卢仝、顾况、沈亚之，及门费冠卿、皇甫松、殷尧藩、施肩吾、周元范、况元膺、徐凝、朱可名、陈标、童翰卿。

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，上入室韦应物，入室李贺、杜牧、李余、刘猛、李涉、胡幽正，升堂李观、贾驰、李宣古、曹邴、刘驾、孟迟，及门陈润、韦楚老。

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，上入室苏郁，入室刘畋，僧清塞、卢休、于鹄、杨洵美、张籍、杨巨源、杨敬之、僧无可、姚合，升堂方干、马戴、任蕃、贾岛、厉元、项斯、薛涛（涛），及门僧良乂、潘诚、于武陵、詹雄、卫准、僧志定、喻凫、朱庆馀。

以孟郊为清奇僻苦主，上入室陈陶、周朴，及门刘得仁、李溟。

以鲍溶为博解宏拔主，上入室李群玉，入室司马退之、张为。

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，上入室刘禹锡，入室赵嘏、长孙佐辅、曹唐，升堂卢频、陈羽、许浑、张萧远，及门张陵、章孝标、雍陶、周祚、袁不约。（《全唐文》卷八一七张为《诗人主客图序》）

以人而论，则有……沈宋体（伧期、之问），陈拾遗体（陈子昂），王杨卢骆体（王勃、杨炯、卢昭邻、骆宾王），张曲江体（始兴文献公九龄），少陵体，太白体，高达夫体（高常侍适），孟浩然体，岑嘉州体（岑参），王右丞体（王维），韦苏州体（韦应物），韩昌黎体，柳子厚体，韦柳体（苏州与仪曹合言之），李长吉体，李商隐体（即西昆体

也),卢全体,白乐天体,元白体(微之、乐天,其体一也。)杜牧之体,张籍王建体(谓乐府之体同也),贾浪仙体,孟东野体,杜荀鹤体。(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)

以人论,……沈宋体、陈拾遗体、少陵体、高达夫体、太白体,孟浩然体,韦柳体、韩昌黎体、孟郊体、王右丞体、李商隐体。(周履靖《骚坛秘语》卷下)

晚唐之诗分为二派:一派学张籍,则朱庆馀、陈标、任蕃、章孝标、司空图、项斯其人也;一派学贾岛,则李洞、姚合、方干、喻凫、周贺、“九僧”其人也。其间虽多,不越此二派;学乎其中,日趋于下。其诗不过五言律,更无古体。五言律起结皆平平,前联俗语十字一半带过,后联谓之“颈联”,极其用工。又忌用事,谓之“点鬼簿”唯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,所谓“吟成五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也。……晚唐唯韩、柳为大家。韩、柳之外,元、白皆自成家。余如李贺、孟郊、祖骚宗谢。李义山、杜牧之学杜甫,温庭筠、权德舆学六朝,马戴、李益不坠盛唐风格,不可以晚唐目之。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!彼学张籍、贾岛者,真处裋中之虱也。二派见《张洎集》序项斯诗,非余之臆说也。(杨慎《升庵诗话》卷一一)

五言古诗旧无分别,自予观之,实有二派。朱子尝云:作诗不从陶、柳门中来,无以发冲淡萧散之趣,盖明言之矣,然未分也。予今以悲壮雄浑者为苏、李、曹、刘一派,择唐初及李、杜、高、岑以下诸公之作实之;以冲淡萧散者为渊明一派,择张、储、王、孟、韦、柳诸公之作实之。(李枻《唐诗会选·辨体凡例》)

诗有宗派者,李太白、杜子美、陶、韦、韩、柳、储、孟、元、白,高达夫、郎士元、卢纶、李商隐,皆正派也;王、杨、卢、骆、段成式、司马礼、张乔诸子,别派也。(叶羲昂《诗法》)

古诗轨辙殊多,大要不过二格。以和平、浑厚、悲怆、婉丽为宗者,即前所列诸家(按指曹、阮、左、陆、谢、鲍、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

等)。有以高闲、旷逸、清远、玄妙为宗者，六朝则陶，唐则王、孟、常、储、韦、柳。但其格本一偏，体靡兼备。宜短章，不宜巨什；宜古《选》，不宜歌行；宜五言律；不宜七言律。历考前人遗集，靡不然者。中唯右丞才高，时能旁及；至于本调，反劣诸子。余虽深造自得，然皆株守一隅。才之所趋，力故难强。（胡应麟《诗薮》内编卷二）

唐人品第最精。如杨、卢、沈、宋、王、孟、李、杜、钱、刘、元、白，即铢两稍有低昂，大较相若，故不妨并称也。（同上书外编卷二）

汉称“苏李”，唐称“李杜”，尚矣。汉之“苏李”、唐之“李杜”，亦人所共知。博雅之士，引证“李杜”凡数处，而有未尽者。以唐一代言之，苏味道、李峤外，苏瑰、李峤并为宰相，苏颋、李乂对掌丝纶，咸称“苏李”，是唐有三“苏李”也。李白、杜甫外，杜审言、李峤结友前朝，李商隐、杜牧之齐名晚季，咸称“李杜”，是唐有三“李杜”也。又杜赠李衍，有“李杜齐名真忝窃”之句，衍亦当能诗耶？（同上书外编卷四）

魏称“王刘”，唐亦有“王刘”，王勃、刘允济是也。宋称“鲍谢”，唐亦有“鲍谢”，鲍防、谢良弼是也（唐韦述、柳芳亦号“韦柳”，又初唐崔信明、苏某亦号“崔苏”，皆稍僻者。）。子美又与卢象齐名，刘梦得云：“高名如卢杜”是也。太白又与吴筠齐名，见唐史。虽拟非其伦，时亦矫矫。（同上）

唐人一时齐名者，如富吴（嘉谟、少微）、苏李（前味道、峤，后颋、乂）、燕许（燕国公张说、许国公苏颋）、萧李（颖士、华）、韩柳（愈、宗元）、四杰（王、杨、卢、骆）、四友（杜审言、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，称文章四友）、三俊（元稹、李德裕、李绅），皆兼以文笔为称。其专以诗称，有沈宋（佺期、之问）钱郎（起、士元，时人语“前有沈宋，后有钱郎”是也），又钱郎刘李（合刘长卿、李嘉祐称之，亦时人语），鲍谢（防、良辅）、元白（稹、居易）、刘白（合刘禹锡称）、李温（商隐、

庭筠)、贾喻(岛、鳧,出顾云文)、皮陆(日休、龟蒙)、吴中四士(贺知章、刘昶虚、包融、张旭,一云无昶虚,有张若虚)、庐山四友(杨衡、符载、崔群、宋济)、三舍人(王涯、令狐楚、张仲素)、大历十才子(卢纶、吉中孚、韩翃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崔峒、耿伟、夏侯审、李端)、咸通十哲等目(许棠、张乔、喻坦之、剧燕、任涛、吴罕、张蟪、周繇、郑谷、李栖远、温宪、李昌符,谓之十哲,实十二人)。至李杜、王孟、高岑、韦孟、王韦、韦柳诸合称,则出自后人,非当日所定(按杨凭有诗云:“直用天才群却瞋,应欺李杜久为尘。”凭,大历中人也。知两公身没未几,世已有并称矣,但至韩公始大定耳。王孟以下诸合称,则宋人论诗所定也)。(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二八)

同时齐名者,往往同调。如沈、宋、高、岑、王、孟、钱、刘、元、白、温、李之类,不独习尚切劘使然,而气运所致,亦有不期同而同者。独李、杜两人,分道扬镳,并驱中原,而音调相去远甚。盖一代英绝,领袖群豪,坛坫设施,各有不同,即气运且不得转移升降之,区区习尚,何足云乎!(贺贻孙《诗筏》)

刘长卿与钱起齐名,钱不及刘远甚,而刘似甘之。观刘自言曰:“李嘉祐、郎士元,岂得与我齐名耶?”以当时原有“刘郎钱李”之称,而刘辞郎、李而独不及钱,则其甘之可知也。若白居易与刘禹锡齐名,又与元稹齐名,当时有《刘白集》,又有《元白长庆集》,而白并不辞,世亦疑之。予谓梦得与乐天原可肩并,元则卑劣抑下矣,白岂不自知,而甘与颉颃。盖其时丁开、宝全盛之后,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,思降为通脱之习,而乐天创之,微之、梦得并起而效之,故乐天第喜其德邻之广,而不事较量。然犹自言曰:“每被老元偷格律,苦教短李伏歌行”,则亦若有不甘于并名者。夫既创斯体,已置身升降之际,使能者为之,不过舍谥就疏,舍方就圆,舍官样而就家常;而自不能者效之,则卑格贫相,小家数,狙佞气,无所不至。幸乐天才高,纵卑贫小巧,而意能发摅,力能搏掬,才与气能克斥布

薄，而所在周给。老元、短李，又何能为？白所自言，固审耳。（毛奇龄《西河诗话》）

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，如水中月，如水中盐味，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皆以禅喻诗，内典所云“不即不离，不粘不脱”，曹洞宗所云“参活句”是也。……至于议论、叙事，自别是一体。故仆尝云，五七言诗有二体：田园邱壑当学陶、韦，铺叙感慨当学杜子美《北征》等篇也。（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卷二九）

唐人齐名如沈宋、王孟、钱刘、元白、皮陆皆约略相似，惟李杜、高岑迥别。高悲壮而厚，岑奇逸而峭。（王士禛《诗问》卷四）

唐人齐名如沈、宋、王、孟、钱、刘、元、白、皮、陆，皆约略相似，唯李、杜、高、岑迥别。高悲壮而厚，岑奇逸而峭。钟敬伯谓高、岑诗如出一手，大谬矣。（刘大勤《师友诗传续录》述王士禛语）

自苏、李以来，古之诗人各有匹耦。然李、杜并称，其境大异。王、孟则同矣。皮、陆又同矣，韦、柳又同矣，刘、许又同矣。此外，颜不及鲍，阴不及何，沈不及宋，元不及白，岛不及郊。而匹耦之最奇者，卢仝、马异也。（田雯《古欢堂杂著》）

诗之有齐名者，幸也，亦不幸也。凡事与其同能，不如独胜。若元、白，若张、王，若温、李，若皮、陆，一见如伯谐、仲谐之不可辨，令子产“不同如面”之言或爽然；久对亦自有异，读者不可循名而不责实。张、王、皮、陆，其辨也微，在颦笑动静之间。元、白，温、李，则有显著。如元之《骝马歌》，白或未能；温之《苏武庙》，李恐不及。其无和，亦或不能和耶！（方世举《兰丛诗话》）

按唐人五绝分派，王、李正宗以外，杜甫一派，钱起一派，裴、王一派，李贺一派，昌黎一派。昌黎派遂为东坡所宗，而陆放翁承之。（方世举《昌黎诗集编年笺注》）

青莲多放逸，而不切事情。飞卿叹老嗟卑，又好为艳冶荡逸之调。虽李、杜齐名，温、李合噪，未可并也。（郑燮《与江宾谷江禹

谪仙独到之处,工部不能道只字;谪仙之于工部亦然。退之独到之处,白傅不能道只字;退之于白傅亦然。所谓可一不可两也。外若沈之与宋,高之于岑,王之与孟,韦之与柳,温之于李,张、王之乐府,皮、陆之联吟,措词命意不同,而体格并同,所谓笙磬同音也。唐初之四杰,大历之十子亦然。欲于李、杜、韩、白之外求独到,则次山之在天宝,昌谷之在元和,寥寥数子而已。诗文并可独到,则昌黎而外,唯杜牧之一人。(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卷六)

又有似同而实异者:燕、许并名,而燕之诗胜于许;韦、柳并名,而韦之文不如柳;温、李并名,而李之骈体文常胜于温。此又同中之异也。诗与骈体文俱工,则燕公而外,唯王、杨、卢、骆及义山五人。(同上)

唐诗人齐名者:武后、中宗时,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号为“初唐四杰”,李峤、崔融、苏味道、杜审言为“文章四友”,陈子昂、赵贞固、卢藏用、杜审言、宋之问、毕隆泽、郭夔、司马承祯、释怀一、陆余庆号为“方外十友”,韦承庆兄弟俱有诗名。玄宗时,张说、苏颋,世称“燕许大手笔”;王维与弟缙齐名,与孟浩然齐名,时称“王孟”;贺知章、刘昶、包融、张旭号为“吴中四士”;萧颖士、李华号“萧李”;李白、孔巢父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韩准、陶沔号为“竹溪六逸”;贺知章、李白、汝阳王璿、李适之、崔宗之、苏晋、张旭、焦遂称“饮中八仙”;皇甫冉、弟曾踵登进士,时比之张孟阳、景阳。肃宗时,秦系与刘长卿齐名。代宗时,“大历十才子”齐名,包何、包佶齐名。德宗时,鲍防与谢良弼友善,时号“鲍谢”;宋廷棻生五女若莘、若照、若伦、若宪、若荀,皆善属文,号“五宋”,德宗召试,呼为学士,自贞元七年秘禁图籍,诏若莘总领。顺宗时,孟郊、贾岛、张籍、王建、李贺、卢仝、欧阳詹、刘叉俱从韩愈游,谓之韩门诗派;李翱、皇甫湜学古文于韩公,俱不能诗。穆宗时,元稹、李绅、李德裕号“元和三

俊”；元稹在越，与副使窦巩酬唱最多，世称“兰亭绝唱”。东汉有“李杜”之称，唐之诗人称“李杜”者三：景龙、神龙中李峤、杜审言，开元中李白、杜甫，开成、会昌中李商隐、杜牧之。懿宗、僖宗时，许棠、张乔诸人号“咸通十哲”。哀帝时，罗隐自号“江东生”，与族人虬、邺齐名，号“三罗”。（余成教《石园诗话》卷二）

唐诗人以体名者：中宗时，上官仪工诗，效之者称“上官体”；宪宗时，元稹、白居易号“元和体”；李商隐、温飞卿、段成式以俚偶相夸，号“三十六体”。（同上）

唐律有各派：典丽精工，陈子昂、杜审言、沈佺期、宋之问之属；清空闲远，王维、孟浩然、储光羲、韦应物之属；风华宕逸，李白之属；沉雄悲壮，杜甫之属。（顾亭鉴《诗法指南》卷上）

元、白齐名而元不如白，温、李齐名而温不如李，皮、陆齐名而皮不如陆，非独其诗之有优劣也。（陈仅《竹林答问》）

孙 孔

（孔）绍安在隋时，与孙万寿以文辞称，时谓“孙孔”。（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三）

崔 苏

初唐崔信明、苏某，亦号“崔苏”。（胡应麟《诗薮》外编卷四）

来 李

（李）义府，其先瀛州人，与来济俱以文翰显，时称“来李”。（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四）

上官体

(上官仪)本以词采自达,工于五言诗,好以绮错婉媚为本。仪既贵显,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,时人谓为“上官体”。(旧唐书·上官仪传)

三珠树

王福峙之子勔、勳、勃皆有才名,故杜易简称为“三珠树”。其后助、劼、劝又皆以文显。(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一〇)

王刘

魏称“王刘”,唐亦有“王刘”,王勃、刘允济是也。(胡应麟《诗薮》外编卷四)

四杰

高宗朝,(宾王)与卢照邻、杨炯、王勃齐名,海内称焉,号为“四杰”,亦云“卢骆杨王四才子”。(郗云卿《骆丞集序》)

王杨卢骆当时体,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,不废江河万古流。(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)

纵使卢王操翰墨,劣于汉魏近风骚。龙文虎脊皆君馭,历块过都见尔曹。(同上)

裴行俭少聪明多艺,立功边陲,屡克凶丑。及为吏部侍郎,赏拔苏味道、王勳,曰:“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。”勳,勃之兄也。

时李敬玄盛称王勃、杨炯等四人以示，行俭曰：“士之致远，先器识而后文艺也。勃等虽有才名，而浮躁浅露，岂享爵禄者？杨稍似沉静，应至令长，并鲜克令终。”卒如其言。（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一五）

（杨）炯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以文词齐名，海内称为“王杨卢骆”，亦号为“四杰”。炯闻之，谓人曰：“吾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。”当时议者亦以为然。其后崔融、李峤、张说俱重四杰之文。崔融曰：“王勃文章宏逸，有绝尘之迹，因非常流所及。炯与照邻，可以企之。盈川之言信矣。”说曰：“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，酌之不竭，既优于卢，亦不减王。耻居王后，信然；愧在卢前，谦也。”（《旧唐书·文苑传上》）

炯博学善属文，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，称“王杨卢骆四才子”，亦曰“四杰”。（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）

世称“王杨卢骆”。杨盈川之为文，好以古人姓名连用，如“张平子之略谈，陆士衡之所记”，“潘安仁宜其陋矣，仲长统何足知之”，号为“点鬼簿”。宾王文好以数对，如“秦地重关一百二，汉家离宫三十六”，人号为“算博士”。（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七）

自六朝来正声流靡，四君子一变而开唐音之端，卓然成家，观子美之诗可见矣。然其律调初变，未能纯。（杨士弘《唐音》）

卢、骆、王、杨，号称“四杰”。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，翩翩意象，老境超然胜之，五言遂为律家正始。内子安稍近乐府，杨、卢尚宗汉魏，宾王长歌虽极浮靡，亦有微瑕，而缀锦贯珠，滔滔洪远，故是千秋绝艺。（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四）

古雄而浑，律精而微。四杰律诗，多以古脉行之，故材气虽高，风华未烂。六朝一语百媚，汉魏一语百情，唐人未能辨此。（陆时雍《诗镜总论》）

王勃高华，杨炯雄厚，照邻清藻，宾王坦易。子安其最杰乎？调入初唐，时带六朝锦色。（同上）

四杰佻放，其诗砰宏。（屠隆《唐诗类苑序》）

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，诗文纤弱萎靡，体日益下。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，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，而诗律精严，文辞雄放，滔滔混混，横绝无前。唐三百年风雅之盛，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。（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类稿》卷八九《补唐书骆诗御传》）

笏而论之，四杰固以巧丽为宗，然长歌婉孌，上继四诗，近体铿锵，下开百世，其功力匪邈小也。自五言律掩于沈、宋、王、岑，七言古掩于少陵、太白、后人展卷忽之，不思陈隋极弊之后，非四子草创，厥初盛唐诸公能遽抵妙境至此耶？乃其万言一挥，滔滔混混，恐陈思而后贤劫中未有过者。总之，才情富而气格卑，骈骊工而典则远，故视李、杜、韩、柳四家，声实悬迥，要之，长处不可尽诬也。（同上书卷一一八《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诗十六通》之五）

照邻《古意》、宾王《帝京》，词藻富者故当易至，然须寻其本色乃佳。（胡应麟《诗薮》内编卷三）

卢、骆五言，骨干有余，风致殊乏。至于排律，时自铮铮。（同上书内编卷四）

晋称“袁伏”，宏以为耻；魏称“邢魏”，收殊不平。伏诚非袁比，魏于邢，鲁、卫之政耳。惟杨盈川云：“吾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。”此语绝无谓，而后人不加考核，至今狐疑。《滕王阁序》神俊无前，六代体裁，几于一变。即“画栋”、“珠帘”四韵，亦唐人短歌之绝。五言诸律，靡不精工。杨《浑天》模仿《三都》，卢《五悲》趋步《九辩》；近体气骨有余，风华未极。宾王《武氏》一檄，足为文人吐气；诸排律沉雄富丽，沈、宋前鞭。以吾评，王为最，骆次之，杨、卢次之。（同上书内编卷五）

王子安虽不废藻饰，如璞含珠媚，自然发其彩光。盈川视王微加澄汰，清骨明姿，居然大雅。范阳较杨微丰，喜其领韵疏拔，时有一往任笔不拘整对之意。义乌富有才情，兼深组织，正以太整且丰

之故，得擅长什之誉，将无风骨有可窥乎！当年四子先后品序，就文笔通论，要亦其诗之定评也欤！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五）

“当时自谓宗师妙，今日唯观对属能”，义山自咏尔时之四子。
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杜少陵自咏万古之四子。
（同上书卷二五）

诗艺先体制而后工拙。王、卢、骆七言古偶丽虽工，而调犹未纯，语犹未畅，实不得为正宗。（许学夷《诗源辩体》卷一二）

王、卢、骆七言古，工巧处往往反伤拙俗。（同上）

杜子美诗云：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此盖推之至矣。使四子五言律体尽成，绮靡尽革，七言古调皆就纯，语皆就畅，虽驾沈、宋而凌高、岑，不难也。乃为时代所限，惜哉！杜“当时体”三字最宜详味。（同上）

初唐四子，人知其才绮有余，故自不乏神韵。若盈川《夜送赵纵》，第三句一语完题，前后俱用虚境。临海《易水送别》，借轲、丹事，用一“别”字映出题面，余作凭吊，而神理已足。二十字中而游刃如此，何等高笔！（毛先舒《诗辨坻》）

明何大复《明月篇序》谓初唐四子之作，往往可歌，反在少陵之上，说者以为有功于风雅，赧矣。然遂以此概七言之正变，则非也。二十年来，学诗者束书不观，但取王、杨、卢、骆数篇，转相仿效，肤词剩语，一唱百和，岂何氏之旨哉？（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卷四）

王、杨、卢、骆虽负时名，而学识卑陋，旨趣凡近。惟子安时有清思，然肤浅处亦多。故当日裴公有轻薄之目，而少陵亦有时体之消也。（顾安《唐律消夏录》卷一）

装点是四杰本色，然有骨有韵，故虽沿齐梁之格，而能自为唐世之音。（纪昀《瀛奎律髓刊误》卷四七）

唐初四子，源出子山。观少陵《戏为六绝句》专论四子，而第一首起句便云：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”有意无意之间，骊珠已得。（刘熙

载《艺概·诗概》)

初唐四子,承六代藻丽之制。陈、杜、沈、宋继起,乃渐工体格。至王、孟、岑、高,加以神韵而已。椎轮之功,四子不可没矣。(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卷六)

唐初诗人,但多为五言,至四杰远出庾信,诸体始备。……而就四人中评其甲乙,自以盈川为胜。(玄修《唐诗概说》)

沈 宋

历千余岁至沈詹事、宋员外,始裁成六律,彰施五色,使言之而中伦,歌之而成声,缘情绮靡之功,至是乃备。(独孤及《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》)

沈宋裁辞矜变律,王杨落笔得良朋。当时自谓宗师妙,今日唯观对属能。(李商隐《漫成五章》)

(沈)佺期善属文,尤长七言之作,与宋之问齐名,时人称为“沈宋”。(《旧唐书·文苑传中》)

魏建安后迄江左,诗律屡变。至沈约、庾信,以音韵相婉附,属对精密。及之问、沈佺期,又加靡丽,回忌声病,约句准篇,如锦绣成文。学者宗之,号为“沈宋”。语曰:“苏李居前,沈宋比肩”,谓苏武、李陵也。(《新唐书·文艺传中》)

僧皎然云:“沈、宋为有唐律诗之龟鉴也,情多兴远,语丽为多,真射雕手;假使曹、刘降格而为之,吾未知其孰胜也。”(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卷五七)

沈詹事七言律,高华胜于宋员外。宋虽微少,亦见一斑,歌行觉自陟健。(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四)

五言至沈、宋,始可称律。律为音律、法律,天下无严于是者,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,明矣。二君正是敌手。排律用韵稳妥,

事不旁引，情无牵合，当为最胜。摩诘似之，而才小不逮。少陵强力宏蓄，开合排荡，然不无利钝。余子纷纷，未易悉数也。（同上）

沈、宋俊轻，其诗清绮。（屠隆《唐诗类苑序》）

孟、韦之清旷，沈、宋之工丽，不相入而各撮其胜。（李维桢《大泌山房集》卷二一《亦适编序》）

沈七言律，高华胜宋；宋五言排律，精硕过沈。（胡应麟《诗薮》内编卷四）

沈、宋本自并驱，然沈视宋稍偏枯，宋视沈较缜密。沈制作亦不如宋之繁富。沈排律工者不过三数篇，宋则遍集中无不工者，且篇篇平正典重，赡丽精严，初学入门，所当熟习。右丞韵度过之，而典重不如；少陵闳大有加，而精严略逊。（同上）

七言律诗，五言八句之变也，唐初始专此体。沈、宋精巧相尚，然六朝余气犹存。（郎廷槐《师友诗传录》述张实居语）

沈、宋工力悉敌，确是对手。其高妙不及射洪，遒密不及必简，然闲情别绪，句剪字裁，已极文人之致。若沈虽沉切处时有轩豁，宋虽显露处更觉粘滞，此则两人心地中事也。（顾安《唐律消夏录》）

声病兴而诗有町畦，然古今体之分，成于沈、宋。（赵执信《谈龙录》）

沈、宋律句匀整，格自不高。杼山目以“射雕手”，当指字句精巧胜人耳。（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一）

沈、宋应制诸作，精丽不待言，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。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，所以非后来试帖所能几及也。（同上）

沈宋并称，五言诗沈非宋敌也，沈所长惟七言，若《龙池》篇云：“为报寰中百川水，来朝此地莫东归”，诸家不能到也。（清佚名《不敢居诗话》）

建安后訖江左，诗律屡变，至沈约、庾信以声韵相婉附，属对精